

史霄 著

血 火 人 生

——
张轸将军传



团结出版社



张 轶 将 军 像

张轸留学日本时期与教官的合影，后排
左为张轸



北伐时期的张轸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台儿庄战役时的张轸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时的张轸

原国民党中将张轸1949年在湖北率部起义后留影



1949年，张轸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



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期间，朱总司令接见张轸等同志，并合影留念。



1949年，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代表。

前排左起：李天佑、钟赤兵、罗荣桓、张轸；

中排左起：苏静、韩天楚、丁志辉、刘梅村；

后排左起：黄连轩、胡奇才、曾泽生、刘白羽。



1955年，河南省选出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到河南选区视察，图为代表们正在和省长（左第一人）交换意见。左起：吴芝圃、贾心斋、赵树理、师哲、张轸和李世璋。



1955年，在深入河南农村视察时，张轸向老大娘了解当地生产和生活情况。



原國民黨中將張軫先生，一九四九年在湖北率部起義，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長、河南省副省長等職。現在是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政協副主席。

張軫在台灣有不少老朋友、老同事。他殷切盼望能在有生之年同他們快晤歡聚。

張先生在練習書法



↑ 張軫先生幸福的一家。

说明：上两幅图片为 20 世纪 70 年代向台湾空飘的传单。



1949年，张轸与夫人葛佩侠及长女张世佛摄于北京



1956年，张轸与夫人葛佩侠携外孙女王琦在北京中山公园赏花。



1980年，张轸与夫人葛佩侠、幼子张世诚及孙女张若水在院中散步。

目 录

| | | |
|--------------|-----------------|---------|
| 引子..... | (1) | |
| 一、家贫寒渴望读书 | 遭暴打血流满面 | (3) |
| 二、抱幻想夜走淮河 | 入私塾发奋苦学 | (14) |
| 三、饮血水铭志成才 | 考陆小投效革命 | (30) |
| 四、遭缉捕乡邻搭救 | 涉重洋留学深造 | (45) |
| 五、求进步挥戈北伐 | 攻南昌立下头功 | (60) |
| 六、蒋介石脚下使绊 | 血战中险丢性命 | (74) |
| 七、战南京所向披靡 | 母猝亡九江奔丧 | (88) |
| 八、大屠杀震惊朝野 | 压怒火东征讨蒋 | (102) |
| 九、讨叛军冒险仰攻 | 度大势谏程拥蒋 | (117) |
| 十、无奈何溃败闽赣 | 隐姓名匿居沪杭 | (130) |
| 十一、复出山初露锋芒 | 受藐视怒发冲冠 | (142) |
| 十二、抗日寇驰骋疆场 | 建奇功青云直上 | (156) |
| 十三、谋发展四处碰壁 | 征缅甸惨败而归 | (179) |
| 十四、逢灾年悄然故乡 | 创“两淮”呕心沥血 | (200) |
| 十五、奉蒋命紧急下山 | 阻刘邓挺进中原 | (213) |
| 十六、处险境飞离战地 | 飘摇中接任主席 | (233) |
| 十七、寻出路苦闷徘徊 | 拨迷雾阳光璀璨 | (246) |
| 十八、欲起义阻力重重 | 招兵马营造嫡系 | (262) |
| 十九、看大势主动找党 | 谈条件心有疑虑 | (275) |
| 二十、踏“三船”来回摇摆 | 众亲眷苦心相劝 | (283) |
| 二十一、巧部署弃暗投明 | 聚金口等待良机 | (312) |

目 录

| | |
|---------------------------|-------|
| 二十二、小红楼暗藏杀机 巧施计虎口逃生 | (320) |
| 二十三、战桂系策应渡江 破阴霾迎来曙光 | (334) |
| 尾声 | (346) |
| 附:张轸将军诗词选 | (350) |
| 后记 | (396) |

引子

1949年6月16日清晨，毛泽东主席身着宽大的深灰色中山装，脚登一双圆口黑布鞋，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小院内，倒剪双手信步缓缓地沿着绿树掩映下的小径散步。不时有鸟儿从高大的柏树繁枝间传来几声亮丽的鸣啾声，打破这晨间的宁静。因为酝酿已久的新政协筹备会首届全体会议已于15日开幕，运筹帷幄的毛泽东主席还要在这个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所以，他这天起得特别早。新中国即将诞生，百废待兴，眼下召开的政协筹备会又是如此重要。因此，历来有晚上办公、白天休息的他也不得不打破常规，而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料理一些重大的事项。

机要秘书在值班室与卫士协商，说有一电报草拟稿需主席签发。卫士抹下眼角的泪水：“老人家昨天晚上才休息两个小时啊，你就让他再散一会步放松放松吧。”机要秘书说：“那主席用过早餐一到会议上，这电报又要向后推迟时间了。主席曾指示过，这类电报起草好必须尽快呈他签发的……”恰在此时，毛泽东主席闻声慢慢地走了过来，停下脚步问道：“什么事啊？”秘书赶紧匆匆走上前去：“主席，给张轸部的贺电草拟好了。”说着将手中的呈阅夹递给主席。主席看后，微微一笑：“好哇。”用秘书递过来的笔在自己的名字上划圈之后叮嘱道：“立即发出！”“是！”秘书向毛泽东主席敬礼后，转身离去。毛泽东抬头望着菊香书屋古色古香的琉璃瓦，气势沉雄而又抑扬顿挫

地吟哦道：“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边吟哦边慢慢地朝书屋走去。

毛泽东主席这天早上签发给张轸部的贺电全文如下：

张轸将军及前国民党军十九兵团全体官兵们：

五月二十三日通电读悉。我们对于贵部在华中前线的举义，表示欢迎。希望贵部官兵团结一致，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改进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行列。国民党军的残余力量现已为数甚少，欲图抵抗，势将迅速被消灭。我们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凡属有爱国心的将领如贵将军一流人物，愿意率部脱离反革命营垒，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均表欢迎。他们过去的罪责，将因他们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行为而获得宽恕。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

这封满载着领袖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深切关爱的电报送达武汉张轸手里，已是6月16日晚霞满天的下午。张轸双手捧着电报，连读三遍，不禁令他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人夜，张轸独自在那间不大的客厅里慢慢地踱着步，偶尔抽一口夹在右手食指与中指之间的佳利克香烟（当时从英国进口的一种简装高档香烟），两眼透过打开的窗户，极目眺望这座刚刚解放的城市那万家灯火，他的思绪穿越时空的隧道，前半生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上那一幕幕风霜雪雨，仿佛又闪现在他的眼前……

一 家贫寒渴望读书 遭暴打血流满面

张轸，字翼三。在清王朝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残喘之期，他于1894年农历3月13日拂晓，出生在河南省罗山县竹杆乡河口寨一座破败的草房内。时值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年代，张轸从小就家境苦寒，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张轸的祖父张维城自幼善学，悟性极佳，经数年寒窗苦读，于清朝末年取得乡试副榜的功名。平素喜舞文弄墨，善吟诗词歌赋，写得一手正楷毛笔字，在河口寨，三里五乡提起张维城，皆赞不绝口。可由于长年战乱、官场昏庸，列强蹂躏，前途黯淡，又哀叹自己怀才不遇，张维城渐渐地消沉颓废起来。随着英帝国主义在沿海贩人的鸦片传入内地，张维城便慢慢变成了瘾君子。家里的土地、房产，大部分逐渐被他变卖几近抽光。待孙子张轸出生之时，他已骨瘦嶙峋，形容枯槁。当他还要把全家最后的栖息地——一间半破草屋变卖之时，儿子张彦硕扑通一声跪到他的面前：“爹，你就行行好，别抽了，你总得让全家老小有个窝吧。”说着眼泪叭嗒叭嗒地往下落。张维城痛苦地把干涩的双眼一闭，再也不说一句话。稍等了一会，张维城烟瘾上来，又哭又喊又打滚，双手把脸抓的一道一道的血痕。很快便病入膏肓。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之时，他脑子格外清晰，问儿子彦硕：“你媳妇生的儿子起名字没有？”彦硕赶紧回答：“还没有。”张维城思筹片刻，忽然想起了他所喜爱的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两句话来：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在那里自言自语道：“张、翼、轸，正好是天上二十八宿的三个星宿。”他把脸扭过来，告诉彦硕：“那就让他名轸、字翼三吧。”彦硕忙把头点的跟鸡啄米似的：“好，好，就这么叫吧。”此后不久，张维城带着遗憾、愧疚、愤慨与不解撒手西归，算给后代勉强留下了这一间半破草屋的家产和六亩贫瘠的土地。

张彦硕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又没有什么文化，靠苦力养家糊口成了惟一的选择。他起早贪黑土里刨食，侍弄这六亩薄地，老天或旱或涝，都会减收，甚或颗粒无收。所以在冬季农闲季节，他便跟上三五个乡党，推上独轮小木车，从遥远的连云港沿海地带，吱扭吱扭地往内地运盐贩卖，赚个小差价，聊以补贴家用。

张轸的哥哥张乃鼎，全部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忠善厚道，任劳任怨。到了读私塾的年龄，父亲张彦硕却拿不出多余的钱来供他念书。他看到如此破败的家境，虽想念书，却不敢跟父母提出。他每天早早地站在家门口看着那些富庶人家的弟子兴高彩烈地上学堂，眼睛里流露出羡慕与无奈之情。只好农忙时帮衬父亲下地，农闲时在父亲独轮小车前背根绳子为父亲拉车去连云港贩盐，在家母亲做饭时，他会默默地蹲到锅灶前帮母亲烧火拉风箱，打下手。可算得上一个温顺听话、安分守己的孩子。这年冬天，父亲加倍苦干，贩盐挣出比其它年份要多出三分之一的钱来。春节过后，父母不想太委屈了大儿子乃鼎，便将他送入寨里刘澄清先生开的私塾念书。乃鼎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在私塾发奋苦学。三年过后，终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张轸自幼则与他兄长的性格截然相反，能说好动，性

格刚烈，爱憎分明，且聪颖好学。到了六岁上，他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穿戴整齐地到刘先生所开私塾里去读书学习了，回去就闹着父母，非要去读书不可。父母亲轮番着对他说：“娃，咱是穷苦人家，不能跟富豪人家的孩子相比呀，人家上学能交得起学费，咱家上哪去弄学费呀，几口人能吃饱肚子就不容易了。”懂事的小张轸再不说啥，只是眼里噙着泪水蹒跚踏上拾柴的土路，让大人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父母和哥哥发现小张轸每天起的特别早，柴禾与平时一样捡回一大捆，可回来的时间却比平时晚了许多，每次都是学生们下学之后，他才扛着柴草回到了家。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在家里屋地院地上，一有空就见他右手握着根小木棍蹲在地上写着、画着，时不时还凝眉思考一会儿什么。尽管父母、兄长也觉得他有些怪异，但由于穷苦日子紧着过，倒也没人过多地在意他。

突然有一天，私塾刘先生跟在后边把满脸是血的张轸送回家来，家里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张轸每天早早起床去拾柴禾，紧赶慢赶地拾好一捆，扛着放到私塾教室房后木窗下的土堆上，然后踩到柴捆上，爬着窗户，两只眼睛隔着窗户瞅着刘先生往黑板上写着字，耳朵听着刘先生教学生念书。起初张轸还有点怕被发现，试了几次，由于窗户较高，且又开在后墙上，并未被发现。靠着惊人的记忆力，张轸居然从刘先生这里学会了不少知识。事情坏在这天上午，他踩着柴禾往教室里瞅，恰逢刘先生唤起身着小马甲、头戴瓜皮帽的富家子弟杜上靖背诵昨天教过的《三字经》里这样几句话：“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几句话，说的是秦始皇嬴政兼并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传了两代，到秦二世时，

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兵争天下的故事。也并不难记，可这位纨绔子弟居然背成了：“英她娘，摊煎饼……”立在柴禾捆上的张轸哪里憋得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一笑，可不得了了，老师、同学刷一下全把目光聚在了声音传进来的后窗口，张轸一紧张从柴禾捆上摔了下来。“看看是谁，如此大胆！”刘先生话音未落，杜上靖等几个富家子弟噢噢地冲出教室，到房后一看是叫化子样的小张轸，气就不打一处来，围拢上来准备动手。杜上靖上去一把揪住了张轸的领口，一顿拳打脚踢：“你个叫化子，也配到这学堂来？！谁叫你笑话你爷爷，谁叫你笑话你爷爷！”相跟去的同学一哄而上，把个小张轸打得头破血流。正在这个时候，刘先生赶到，一看是张彦硕的小儿子张轸，便喝令弟子们住手，让他们统统回教室。刘先生走上前去躬下身子，掏出手帕一边为张轸揩掉脸上的血迹，一边心疼地问：“小张轸，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张轸眼里噙着泪花哽咽着说：“我想上学堂，可爹娘没钱，我、我每当路过学堂听到读书声，心里就想读书，脚步就挪不开，我就爬到这窗户上听你讲课。”刘先生问道：“有多少次了？”张轸抹着眼泪说：“十几次了。”刘先生问：“你都学会了哪些东西？”张轸说：“你讲的《三字经》除今天的以外，过去讲的我都会背了。”刘先生说：“那你背给我听听？”张轸就规规矩矩地站到刘先生跟前背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一直背诵到昨天讲的“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中间连一个坷坎也没有。刘先生惊呆了，因为他目前教的这几个学生，还没有一个能背得这么流利。刘先生本来是想让张轸到班上示范一下背诵《三字